

至亲生死约定,将爱留在人间

38年间一家7人先后捐献遗体器官

完成心愿
母子先后捐献角膜遗体

8月7日,家住湖南长沙市开福区63岁的徐是老人外出时突发心脏病,虽然事发现场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立马进行了急救,遗憾的是没能挽回老人生命。女儿徐女士在悲痛之余,通过长沙市雨花区红十字会联系上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收登记站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完成了父亲的捐献心愿。

而就在4个月前,徐是老人帮助自己92岁的老母亲王珏完成遗体角膜捐献。

办理完捐献手续后,徐是老人一对珍贵的眼角膜小心翼翼地取下。长沙爱尔眼科医院角膜眼表科博士李宽舒主任介绍道:“经眼库专业评估,老人的角膜质量良好,已于8月11日移植给一位‘角膜营养不良’的36岁患者,为她带去重见光明的希望”。8月12日,另一只角膜也顺利移植给一位52岁的眼疾患者。

8月13日,得知父亲徐是捐献的第二只角膜已经在8月12日顺利移植给一位52岁的眼疾患者,徐女士得到些许安慰。这是父亲交待她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情,助他完成遗体角膜捐献。

在徐女士这个家族中,自1985年外曾祖父选择捐献遗体以来,父亲是第7位完成捐献的成员。38年的岁月里,这份传承了几代人的大爱,留在了全国多个地方,感动了无数人。

努力向前
一生都在坚持发光发热

徐是1960年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受到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良好教育。1979年2月,怀揣着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胸怀,他报名参军,奔赴战场,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不断努力向前。

1981年9月,徐是考入解放军桂林陆军学院,在校学习和在部队工作期间积极向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多项荣誉。从部队回到地方后,徐是继续发扬部队作风,积极参与当地发展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

退休后,徐是也坚持发光发热,积极加入长沙市冬泳协会、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公益性组织,协助开展了多项志愿者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听闻徐是老人突然离世的消息,亲人、战友们纷纷赶来作最后的送别。在战友们嘹亮的军歌声及庄严肃穆的军礼中,徐是老人的遗体被

专车接往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而他则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与母亲重逢。

大爱家风
7名家庭成员完成捐献

去世后捐献角膜遗体,留爱人间,徐是满腔的赤诚,源于有爱的家风。他们是这个大家庭的第7位捐献者。

徐女士介绍,1985年,外曾祖父王文彬将遗体捐献给了他工作的安徽医学院,成为有官方记载以来安徽第一位遗体捐献人。

2004年,徐女士的外曾祖母王慧中也选择了捐献遗体。

受到两位老人的影响,2006年4月,王文彬的儿子儿媳也一起签下了遗体捐献公证书。儿媳胡菲和儿子王璜相继于2011年、2018年离世,家属将他们的遗体先后捐献给北大医学院,完成了两位老人的遗愿。

2006年,王文彬的小儿子王琳去世,也选择了捐献。

2023年,王文彬的女儿王珏在长沙去世,其儿子徐是完成了母亲的捐献遗愿。

8月7日,徐是去世,女儿徐女士帮父亲完成生前愿望,捐献了角膜和遗体。

生命是一辆奔向终点的列车。无论愿意与否,死亡终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徐是老人这个大家庭,数代人先后选择遗体器官捐献,这是至亲至爱的生死约定。

(据《三湘都市报》李琪 刘冰柔 张春艳)

帮你拍照陪你玩“陪拍”火了

律师:行业规范尚不足,陪拍、约拍者都应安全为前提

拍摄一小时收费几十元,可以选择手机拍摄,也可以选择CCD相机(卡片相机),不同设备再视情况加收一定费用,客人需要的话,还会有化妆、服装和造型,绝大多数每小时收费不超百元……今年夏天,陪拍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频频出现,以陪伴+拍摄的形式,在年轻人中流行。连日来,记者对风格不同陪拍博主进行跟踪采访,发现目前该消费群体以女性为主。

见到小权时,她正应约在厦门中山公园附近一家甜品店帮客人拍摄。“坐这个位置,光线正好能打在脸上,背景也干净一些。”用眼扫了一圈店内后,小权提议。“甜品可以用手托着,再这样转过来”……每个动作她都耐心地引导着,不断调整着机位,一副专业摄像师的派头。

小权是一名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艺术生。小权在厦门中山路长大,尤其对厦门岛内值得游玩且适合拍照的地方熟稔于心。在做陪拍前,她尝试做过几次地陪,“更像是带着外地游客玩‘city walk’(城市漫步)”。

今年6月中旬,小权受到短视频平台博主的启发,在朋友鼓励下开始做陪拍,如今每天基本能接三到五单。她会在跟客人充分沟通后,带客人去吃“不容易被坑”的美食,会主动建议一些更“出片”的游玩路线等,“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小权说。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喜欢拍照,因此小权的客人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记者联系到小方时,她刚结束上午在鼓浪屿的拍摄,又马不停蹄赶到环岛路的珍珠湾沙滩,进行当天的第二单陪拍。作为一个有主业的人,周末应

该是她的休息日。但她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出来陪拍,我也会回单位加班。”她说。

今年24岁的小方来自莆田,专业是服装设计。相较于兴趣,陪拍更像小方在业余时间尝试的创业探索。只接周末单的她,从6月底到8月初已经完成了近20场陪拍。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小方接的客人也以女性为主,有时也有情侣,但一定会避免单独与男客人相处。

【提醒】

陪拍别把安全“赔”进去

采访中,受访者小方曾提到,她在凌晨3点多,应客人要求独自到酒店去帮忙化妆的经历。事后,小方与亲友讨论起来不禁后怕:“万一遇到坏人,后果不堪设想。”律师表示,陪拍作为一种新生业态,仍存在行业规范不足,履约过程不够严谨等问题。

律师提醒说,一切行为都要以安全为前提,要对过于隐蔽的拍摄场地,或过于敏感的约拍时间有一定的警惕心。特别是针对女性陪拍者,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要予以足够重视。据《东南早报》



小方(左)正在给客人拍照

一名女孩在湖中呛水
热心市民救她上岸

8月7日晚上,一名女孩在河北沧州园博园映月湖中呛水,情况危急。一名游园的男子发现后,快速冲进湖里,将她救了上来。

8月13日,记者多方联系,找到了救人的男子。他叫左学治,今年37岁,是沧州市新华区居民。

当晚7点20分左右,左学治一家三口在园博园游玩,经过映月湖附近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孩子进湖里了”。左学治向湖里一看,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正向湖中走去。当时,她已经离开湖边四五米远。

“孩子,快回来,别往里走了!”围观群众试图将女孩喊回来,但她好像没听见,继续向前走。突然,女孩摔倒并呛了几口水,挣扎了好半天才站起来。此时,水已经没过她的脖子。

“太危险了,我得赶紧去救她。”左学治毫不犹豫地冲进湖里。来到女孩身边后,左学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抱了起来。“孩子当时有些害怕,胳膊使劲搂着我的脖子。”最终,左学治将她抱回岸上。

“这是谁家的孩子?”上岸后,左学治喊了几声,但没有找到女孩的家人,便带着她向园内的工作人员求助。

据了解,当晚,在园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女孩找到了家人。

“当时只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这不算什么事,谁见了都会这么做的。”谈起救人的事,左学治平淡地说。

据《燕赵都市报》